

今年元旦的晚上,因为打开电视看中央台空中剧院的时间晚了一些,由北京京剧院担纲的大吉大利戏《龙凤呈祥》已经演了一小半,热闹的“佛香看新郎”也快过去了。接下来是“洞房”,想不到演孙尚香的是上海的史依弘。她是梅派的路子,演得端庄大方,不失郡主的身位。但也只演了这一场,接下来是赵云闯宫,刘备哭诉,孙尚香就换了张慧芳。她以前好像是武汉的名角儿,也好,就是看上去有点发福了……看到这儿,不知怎的,我竟止不住呵欠连连,只好关掉电视上床。

谁知只眯了一会儿,忽又醒来,七想八想地睡不着,想的竟然都是从小到大老历次看《龙凤呈祥》的一些事儿。我最早知道这出戏,自然是听家里那张马连良先生“劝千岁”的唱片。但头一次看台上的演出却是我八九岁时在南京看的房家班。记得厉慧良在戏里连演三个角色,先是乔国老,当中是闯帐的鲁肃,最后赶扮“芦花荡”的张飞。散戏后,大人带我到后台的扮戏房,只见比我大到了不少的厉慧良正在用草纸擦脸上的油彩,瞥见我痴痴地站他旁边,便朝我点了点头,我就此终身难忘,厉慧良肯定随即忘掉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梅兰芳先生还住在上海。但他每次去北京,一定要被邀演出。有两次演《龙凤呈

祥》,北京动员所有已经成名的年轻女演员来“跑宫女”,但梅先生的孙尚香一出场,仍旧“艳压群芳”。那一次听电台转播,梅先生唱到“西皮慢板”的第二句“今朝仙女会襄王”的那个“王”字,先是轻轻出口,再慢慢

吉利戏

秦绿枝

放大,音量高低控制得恰到好处,声波传送到剧院的每一排(那时还没有小话筒)。唱完,台下顿时齐刷刷地爆发出一阵喝彩声,听得出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热烈响应。

两个多月前有次在国际京剧票房听一位女票友唱这一段,正好梅派名家舒昌玉先生坐在我的旁边,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梅先生,舒昌玉还把那个“王”字的唱法哼了一遍,可谓依稀风韵,难得知音。

梅先生在上海也参加过两次有名角会演的《龙凤呈祥》,上海的女演员也心甘情愿地来“跑宫女”。盖叫天先生很少演长靠戏,则应允参演赵云。不过“闯宫”一场,盖老的演法不同于别人,好像是赵云去向刘备禀报荆州告急时,孙尚香已悄悄上场,在门外听到了他们君臣的准备逃走的谈话后,立刻入内,先是责问,后是同情,台上三个角色各有一番感情变化的好戏。听说梅先生为

放路灯

赵青林

腊月三十这天,吃完晚饭天已经黑了。父亲喊着我的乳名,拎起早就准备好的装麻油团铁桶,点燃松木明子火把,走,放路灯去!我俩顶着刮脸的西北风,脚踩嘎吱嘎吱响的积雪出了村东。

来到一条通往小附屯仅一里地的乡间小路上,父亲举起火把朝外照了照,说咱就从这开始放路灯吧,说着从铁桶里拎出一个长把铁勺子,在桶里搅拌几下,掏出两勺麻油团放在土地上,回身用火把点燃,眼前立即通亮。父亲在前用步量着距离,每两步远放两勺麻油团点燃。遇到雪地他就用铁锹铲去积雪,将麻油团放在土地上。一盏盏路灯渐渐连接起来,向附屯的方向延伸着……

我是第一次跟父亲放路灯,心里兴奋又有些好奇,便问父亲:咱家为什么要在这三十晚上放路灯呢?他沉思一会儿告诉我,放路灯是咱家从老辈人延续下来的规矩,到现在已经连续传四代了。咱祖辈是吃大苦出大力汗珠掉地摔八瓣儿的庄稼人,放路灯预示来年风调雨顺,丰衣足食的向往和期盼,三十这天,也有请先人回家过年为其照明引路的意思……

放路灯,伫立村头,眼前的乡路上那连绵的路灯在黑夜里幻化成一条火龙在跳动着、腾跃着、飞舞着……我兴奋不已,心里默念,明年定是五谷丰登的好日子。父亲满脸喜气无不自豪地说,咱家的吉祥路灯能亮到吃年夜饭以后。

斗转星移。如今家住故乡的三弟兄孙满堂,早已过上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的幸福日子,年三十放路灯的习俗他仍年复一年地延续着……

黄志强
模范家长
(三字沪语)

昨日谜面:问姓惊初见
(二字常用词二)

谜底:别人、容易(注:别解为“分别的人容貌改变”。面见李益诗,下句“称名忆旧容”)

九十年代中期,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《实话实说》。“超级铁嘴”崔永元以他的睿智和幽默,开创了一种多元视角、多种声音、轻松宽容的主持风格。这档“脱口秀”人见人爱,好评如潮。

《实话实说》一马当先,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“谈话旋风”:《面对面》《艺术人生》《可凡倾听》《头脑风暴》《天下女人》《鲁豫有约》……精彩的谈话节目让我听不厌,看不够!

几年前,上海的《风言锋语》与《上海有话》先后亮相。我经常能从中听到精辟的分析和犀利的思想交锋,蛮过瘾的。可是没多久,这两档节目都由黄金时段推迟到10点前后;不久也与《实话实说》一样

在荧屏上消失了。

谁都知道,这都是收视率惹的祸。从电视广告经营战略看,收视率对电视台的兴衰、电视栏目的存亡、电视工作人员的成败,几乎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。也有媒体人诅咒收视是“万恶之源”。当然,同娱乐节目相比,收看谈话类节目的人群只是“小众”。其实“小众”也是“众”,也是一种社会需求。再说高品质的谈话节目能弘扬人文精神,传递文化正能量,这应该是主流媒体责无旁贷的责任么!

如今,我转换频道,寻寻觅觅,还是看到了一些鲜亮精彩的谈话节目。

央视《首席夜话》是我的常选。有一次,“天下第一猴”六小

依从盖老的意思,特地临时“钻锅”(现学),先排练好了再演的。

当年上海名角会演《龙凤呈祥》,其中乔福一角,非韩金奎老先生莫属。韩老也是沪上名丑,戏路另有一功,乔福之外,如《翠屏山》中的潘老丈(潘巧云的父亲)也是他的拿手戏。韩老演乔福,演到受乔国老的派遣,送乌须药给刘备,连连得到赏赐,开心得大呼:“荆州来的人好大方啊!”接着他又想讨好赵云,不料赵云一毛不拔,乔福讨了个没趣,下场时有一句“喂”,那时一说出来台下必定哄堂。但解放后这个“喂”就有点犯忌不好说了。我现在想想,其实也没啥道理,但我要说出来还是有点顾虑,算了,太平点吧!

五十年代中期曾看过一次北京京剧团在“天蟾”演出的《龙凤呈祥》。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三位先生的戏自然是花团锦簇,美不胜收。但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裘盛戎先生在“芦花荡”中的张飞。此刻的张三爷,因为马上要见到久别的大哥和新嫂子,还有可能要跟周瑜干上一仗,开心极了。裘盛戎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,把个莽张飞演得分外妩媚、俏皮,至于身段动作之干净爽利更是不在话下。他的表演使《龙凤呈祥》有了个精彩的尾声,又现高潮。曾经听老前辈说,戏好看不好看,就看演的聪明不聪明。而裘盛戎一生的突出成就,正是五个字可以概括:聪明人演戏。



这个真不会玩 戴继斌

罗汉果

吴辰

润起来,饮之,但觉甘甜醇香,饮下,脾胃皆暖。

罗汉果之名的由来颇有意思。据说很久以前,天下虫害肆虐,佛祖怜悯神农氏尝百草之苦,便派十九罗汉下凡协助,其中一个罗汉发愿:何时虫害灭尽,何时返回天界。发完愿,便化身罗汉果,留在了人间。这有点地藏菩萨“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”的意思。但实际上,这个传说有点让人匪

龄童做嘉宾,他讲述了自己怎克服“眼疾”练就“火眼金睛”的艰难过程。他用17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名著电视剧《西游记》,成为中国影视界第一位被

听君一席话

俞昌基

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人。六小龄童还到全国各地的三百多所大中小学作演讲,出访美国等二十余国。他说:“我不仅要成为一名猴文化的继承者,更要成为一名猴文化、西游文化的传播者!”

《波士堂》是中国第一档商业脱口秀互动电视节目,创办已有六七年了。那次一开场,主

海南的美食,莫过于在椰子树下吃海鲜。已经去了十几次海南岛,这一回在海南作家朋友的带领下,吃到了最鲜的海鲜!

到底是本地人熟门熟路,驾车来到琼海市中部的渔港潭门镇。这里距博鳌亚洲论坛会址15公里,东濒碧波万顷的南海。一进这座小镇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长串黑色铁壳渔船,黄色的吊车像长颈鹿穿行其间,正在从船上卸下银光闪闪的渔获。码头上的一大排冷藏卡车,正在等待装货远行。潭门港可以停泊上千艘渔船。我访问那里的渔民,方知他们经常远航到西、南、中、东沙群岛捕鱼。那里的海水如同水晶般透明,绝少污染,所以鱼、虾、蟹、蚌极其美味。

椰子树下吃海鲜

叶永烈

虽然小镇上有海鲜酒家,但是海南朋友却带我走进一条小巷,出现在面前的是一类类似于大排档的露天餐馆。椰子树下,安放着二十多张圆桌,桌的四周是粉红色、天蓝色的塑料椅。

坐定之后,我见到桌上安放着一个小电炉,便知吃海鲜火锅,当地叫“打边炉”(通常被误写为“打边炉”)。服务员先是端来一个圆盘,内有一瓶生抽酱油,还有蒜泥、姜末、小辣椒、香菜,各人按照自己的口味在小碟里调制蘸料。圆盘里还有一碟绿色的汤团大小的橘子,叫做山桔仔,又叫酸橘仔,已经事先用小刀割开口子,用力一挤便有果汁流出。

夷所思——罗汉果自身都要遭受多种病虫害之苦,又怎么去救苍生呢?

我能想到的是,罗汉所说的“虫害”兴许是人间各种各样的孽欲,比如说烟瘾。抽烟实在是百害而无一益,但染上瘾了,便很难戒除。知晓健康受损的烟民希望借罗汉果之效来保住健康,却又无法彻底放弃抽烟恶习,这想来实在是可悲可叹。

据《广博物志》载,神农氏发明了床。早年我孤陋寡闻,读《世说新语》:“魏武将见匈奴使,自以形陋,不足雄远国,使崔季珪代,帝自捉刀立床后。”心中不解:客临蓬门主人尚且不能盘踞于床,外国使臣远道来访,这位假的魏武帝又怎能坐在床上招见来使呢?岂非失礼?后来才知道人君处匡床之上治天下早已有之。《商君书·画策》:“人主处匡床之上,听丝竹之声,而天下治。”白居易诗:“匡床闲卧落花朝”,董道权诗:“解衣灭烛眠匡床”,可见匡床在古代既为坐具,也是卧具。

在历史上,床的用途还远非坐卧那样简单。刚刚登基的唐玄宗,倡导以孝治国,他缝大被,制长枕,与五位兄弟同眠一床,别有深意;“哭竹生笋”的孝子孟宗,有一位颇有见识的母亲,她缝制大被,让儿子与清贫好学的同学同眠一床,以结交上进;据梁实秋先生回忆,其北京故居曾有过一张八尺高的大床,“俨然一间小屋,最可人处是床里横放架板一条,图书,盖碗,桌灯,四干四脚,均可陈列其上,助我枕上之功。”可见床虽普通,但如果巧为利用,也可另收其功。

在历史上,因为一张床还引出过一段颇意味的对话。三国时,一次刘备、刘表和许汜共议天下士人。许汜以为陈元龙有骄狂之气。许汜曰:“昔遭乱过下邳,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,久不相与语,自上大床卧,使客卧下床。”刘备对曰:“君有国士之名,今天下大乱,帝主失所,望君忧国忘家,有救世之意,而君求田问舍,言无可采,是元龙所诟也,何缘当与君语?如小人,欲卧百尺楼上,卧君于地,何但上下床之间邪?”照刘备的意思,许汜连下床也没得睡,只配睡地铺。许汜求田问舍,无益于国,故英雄轻之。

《说文》上说:“床,身之安也。”现在有些人“陷身于世网尘劳,困厄于名缰利锁,五烧六蔽,苦恼烦心”,他们虽然身安于床,但不知心安何处?

乐既有西方古典音乐的艺术魅力,又具东方文化艺术的美学张力,这股“中国风”终于为世界乐坛所接纳,所欢迎……听君一席言,我又看了一遍《卧虎藏龙》。呵呵,享受呀!

我偶尔也看撒贝宁主持的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——《开讲啦》。有一次听复旦大学的博士“海归”、80后“讲谈明星”陈果老师谈“好奇心”。小陈老师风生水起的开讲既有诗歌一样华美的言辞,又有深刻的哲理思辨,还有强大的气场,后生可畏呀……

我欣赏她的一句话:“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,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。”在我看来,这隽永之句是对当前喧嚣浮躁、娱乐至上的社会现象的一帖清醒剂。

这种山桔仔可以说是海南的柠檬,成了“天然醋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的饮料也是天然的,壶里装的椰子水,甘甜中带着淡淡的馨香。此时此刻,遥想哈尔滨已经冰天雪地,而我在海南却只穿一件T恤而已。海风轻轻吹拂,桌面上的椰子树影来回摇曳。

服务员接着端来一个脸盆大小不锈钢锅,放在电炉上。在上海吃火锅,通常有锅底,火锅里的水是白浊的,而这里却无锅底,锅里放的是普通的水,清澈透明,曰“清水火锅”。俄顷,来了一脸盆的海鲜,内中有切洗好的鲳鱼、乌贼、蛤蜊、红口螺、海蟹,另外还有一盘活虾。在清水沸腾之后,按照“程序”,先把花蛤、红口螺、海蟹放入锅内。肉厚膏肥的海蟹虽然早在厨房

里已被切成两半,一进入沸水居然还舞动着巨螯与细腿。这时,放在一旁的盘里的活虾受到热气熏烤,纷纷蹦出盘子。原本虾是在鲳鱼、乌贼之后入锅,当大家用手在桌面上逮住“逃虾”之后,就提前扔进沸水。一时间,一股生猛海鲜的香味,袭入我的鼻子,舌尖上的味蕾为之一振。

清纯美丽的姑娘,用水沸腾之后,按照“程序”,先把花蛤、红口螺、海蟹放入锅内。肉厚膏肥的海蟹虽然早在厨房里已被切成两半,一进入沸水居然还舞动着巨螯与细腿。这时,放在一旁的盘里的活虾受到热气熏烤,纷纷蹦出盘子。原本虾是在鲳鱼、乌贼之后入锅,当大家用手在桌面上逮住“逃虾”之后,就提前扔进沸水。一时间,一股生猛海鲜的香味,袭入我的鼻子,舌尖上的味蕾为之一振。

我在品尝这顶级海鲜之后,踱进这家大排档的厨房。铺着瓷砖的地面上,哗哗流着一大摊水,海鲜洗、剖、切一条龙,井然有序。洗净切好的海鲜,不用烹调,直接装盆,端上餐桌,既环保卫生,又节省人力物力,大约这是这儿价格低廉的原因。

宋朝诗人苏东坡在《惠州一绝》中称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我“山寨”此诗:“日啖鱼虾与椰子,不辞长作海南人。”

床

冯志雄

“早起迟眠懒未能,百年居此只三分。”这是齐白石《木床》诗中的二句。其实无论人寿是不是百年,我们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生命时光要栖居于床,所以床乃家中之重器耳。

据《广博物志》载,神农氏发明了床。早年我孤陋寡闻,读《世说新语》:“魏武将见匈奴使,自以形陋,不足雄远国,使崔季珪代,帝自捉刀立床后。”心中不解:客临蓬门主人尚且不能盘踞于床,外国使臣远道来访,这位假的魏武帝又怎能坐在床上招见来使呢?岂非失礼?后来才知道人君处匡床之上治天下早已有之。《商君书·画策》:“人主处匡床之上,听丝竹之声,而天下治。”白居易诗:“匡床闲卧落花朝”,董道权诗:“解衣灭烛眠匡床”,可见匡床在古代既为坐具,也是卧具。

在历史上,床的用途还远非坐卧那样简单。刚刚登基的唐玄宗,倡导以孝治国,他缝大被,制长枕,与五位兄弟同眠一床,别有深意;“哭竹生笋”的孝子孟宗,有一位颇有见识的母亲,她缝制大被,让儿子与清贫好学的同学同眠一床,以结交上进;据梁实秋先生回忆,其北京故居曾有过一张八尺高的大床,“俨然一间小屋,最可人处是床里横放架板一条,图书,盖碗,桌灯,四干四脚,均可陈列其上,助我枕上之功。”可见床虽普通,但如果巧为利用,也可另收其功。

在历史上,因为一张床还引出过一段颇意味的对话。三国时,一次刘备、刘表和许汜共议天下士人。许汜以为陈元龙有骄狂之气。许汜曰:“昔遭乱过下邳,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,久不相与语,自上大床卧,使客卧下床。”刘备对曰:“君有国士之名,今天下大乱,帝主失所,望君忧国忘家,有救世之意,而君求田问舍,言无可采,是元龙所诟也,何缘当与君语?如小人,欲卧百尺楼上,卧君于地,何但上下床之间邪?”照刘备的意思,许汜连下床也没得睡,只配睡地铺。许汜求田问舍,无益于国,故英雄轻之。

《说文》上说:“床,身之安也。”现在有些人“陷身于世网尘劳,困厄于名缰利锁,五烧六蔽,苦恼烦心”,他们虽然身安于床,但不知心安何处?